



血蝴蝶

陶一笑



卷轴的中间扎绑着一条彩色丝带，扎成了一个蝴蝶结的形状。冯英子伸手过去，把这个彩色的蝴蝶结轻轻解开。

神秘礼物就要展现在众人面前。

谢娜打开手中的字条：“这是一幅凝聚了作者三十年情感的画作，可谓呕心沥血，弥足珍贵，这幅画的题目是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便被宫伟一声恐惧的惊叫打断了。

“小薇！”宫伟失声大叫。

谢娜转过头去，所有的观众也把目光聚集在夏小薇身上。

夏小薇脸色苍白如纸，表情异常痛苦，她仿佛艰于呼吸，胸脯剧烈起伏，她捧着卷轴的双手抑制不住地痉挛起来。

“小薇——！”宫伟声嘶力竭地大喊，“夏小薇……”

夏小薇掉头看了宫伟一眼，停止了抽搐，潮湿的双眸缓缓地闭合，花朵一样的笑容仍在脸上，身子一软慢慢歪倒了下去。她手中的画卷未及展开，便随之一同扑落在了地上。

五

众目睽睽之下，夏小薇死了。

演播大厅之内有几百双眼睛，电视机前有亿万双眼睛，刚刚戴上蝴蝶小姐桂冠的夏小薇，还没有走下她人生为之骄傲的颁奖台，就这样在万众瞩目中死去了。

死在她的男朋友面前，死在她的母亲面前，死在痴迷她的无数的粉丝面前。这个出类拔萃星光闪耀的姑娘，莫非她当真化作了蝴蝶，在她人生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候，在她二十岁生日的这一天，轻盈地飞离了人间，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眷恋？！

“经初步检验，她是因中毒而导致的死

亡。”在解剖室里，法医穆卉俯身嗅了嗅夏小薇的口腔，抬起头对罗格说，“尸斑呈明显的紫红色，身体里有刺鼻的杏仁味，可以大致断定，死者是属于氰化物中毒。具体认定还需要尸体解剖。”

“氰化物是一级剧毒。”罗格沉吟道，“毒性发作极快，俗称‘闪电死亡’。”

“是的。”穆卉点点头，“因此特性，它常被凶手所利用。”

“这种剧毒物品，通常有严密的保管措施，一般人很难接触到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展开调查。”罗格道。

“可是，夏小薇在舞台上经历了一个半小时的赛事表演。”欧阳雪望着二人，疑惑不解地说，“直到大赛的最后一刻，她才毒发身亡。”

“这个不难做到。”穆卉手脚麻利，边继续检验边说，“将固体的氰化物装入特制的胶囊中，再服入人体。这样，只要根据胶囊溶化的时间，就可以让毒性在设定的时间内发作。国外的资料对此曾作过报道。不过，这种杀人手法，在国内很少听说。”

“由此可见，凶手不仅必欲置之于死地。”罗格顿了一下，皱着眉头说，“而且处心积虑，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机。”

“这么说，夏小薇是死于谋杀？”穆卉转过脸看着罗格。

罗格紧绷着脸，沉思不语。

“是谁杀害了她？”欧阳雪恨得咬牙切齿，“什么人这么阴险毒辣、惨无人道？连这样一个可爱的花季少女也不放过，简直是一点怜香惜玉之心也没有。一个前程锦绣的女孩子，可惜就这样被凶手毁于一旦。”对偶像夏小薇之死，欧阳雪感到非常痛心。

“我们一定要抓住凶手。”罗格目光坚毅地说，“而且，必须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”

是的，这起案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恶劣了，不仅成为全城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，而且已经通过媒体，波及到了全国，甚至海外。

欧阳雪被罗格的神情所感染，不觉也点点头。屋子里一时陷入了沉默，此时，三人不约而同都想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夏小薇的遇害身亡，显然证明了夏小薇不是凶手，

由此再进一步推断，宫伟和冯英子的作案嫌疑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解除。因为，宫伟不可能杀死自己心爱的女朋友，而身为母亲的冯英子，则更不会去杀害自己视若掌上明珠的女儿。

“夏小薇之死，说明凶手另有其人。”欧阳雪抬头望向罗格，“看来，我们此前的侦破方向全错了，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纳入我们的视线。”

恍惚间，那只血色蝴蝶又在罗格眼前翩翩飞舞，挥之不去，似曾相识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罗格心里暗自惊骇，他仿佛摆脱梦魇一般甩了甩头。

“我有一点不明……”欧阳雪并没有注意到罗格的反常，她凝神思索，又提出了新的疑惑，“为什么选定在那个时刻死亡？不是此前或者此后？”

是啊，那正是电视直播众所瞩目的时刻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？这种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惊的悲剧结局，是凶手的有心设计还是无意造成？

“这的确是耐人寻味。”罗格思忖道，“如此说来，莫非其中有什么用意？如果有，用意何在？凶手这么做到底有什么企图？”

这时，法医穆卉解开了死者的上衣，看了一眼，轻声叹口气，怜惜地说：“与前三位遇害的姑娘一样，夏小薇的乳房上也同样有一只蝴蝶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意识到欧阳雪的乳房上也被文上了同样的蝴蝶，禁不住下意识地转脸看了欧阳雪一眼。

“与她们比起来，我真是幸运多了。”欧阳雪理解穆卉目光中的含意，苦笑一笑道，“我只不过是在身上留下了一只蝴蝶，而她们却无一例外地全都死了。”说罢，心中的痛楚如潮水般汹涌澎湃，她的脸色再也掩饰不住悲伤。

不难想象，在这位年轻姑娘的内心，该有着多么难以言说的伤痛！

“这叫吉人自有天相。”穆卉有意轻松氛围，打趣道，“你是福大命大，命不该绝。”

“还不如死了。一想起身上的这只蝴蝶，我就恶心地直想吐。”欧阳雪难受地说。